



IMMORTAL
BELOVED

永遠的愛人

蓋瑞·歐德曼 伊沙貝拉·羅塞里尼
喬安娜·泰·史提吉 維拉莉·葛林納／主演
伯納·羅期／導演 殷于／譯

A Novelization by James Ellison Based on a Screenplay by Bernard Rose

開今文化

47
57

永遠的愛人

· IMMORTAL · BELOVED ·

A Novelization by James Ellison
based on a screenplay by Bernard Rose

殷于／譯
開今文化

永遠的愛人(IMMORTAL BELOVED)

發行人／冷遠孜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張泰昌律師

原著劇本／伯納·羅斯(Bernard Rose)

作者／詹姆士·艾利遜(James Ellison) 388.00

翻譯／殷于 386

總編輯／戴月芳

執行主編／陳昱芊

美術主編／白儀琪

封面設計／白儀琪

出版者／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

TEL: 2342666 FAX: 9374907

郵撥: 1636829-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

電腦排版／紫羅蘭工作室

製版印刷／世和印製有限公司

總經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TEL: 9189099 FAX: 9189101

初版／1995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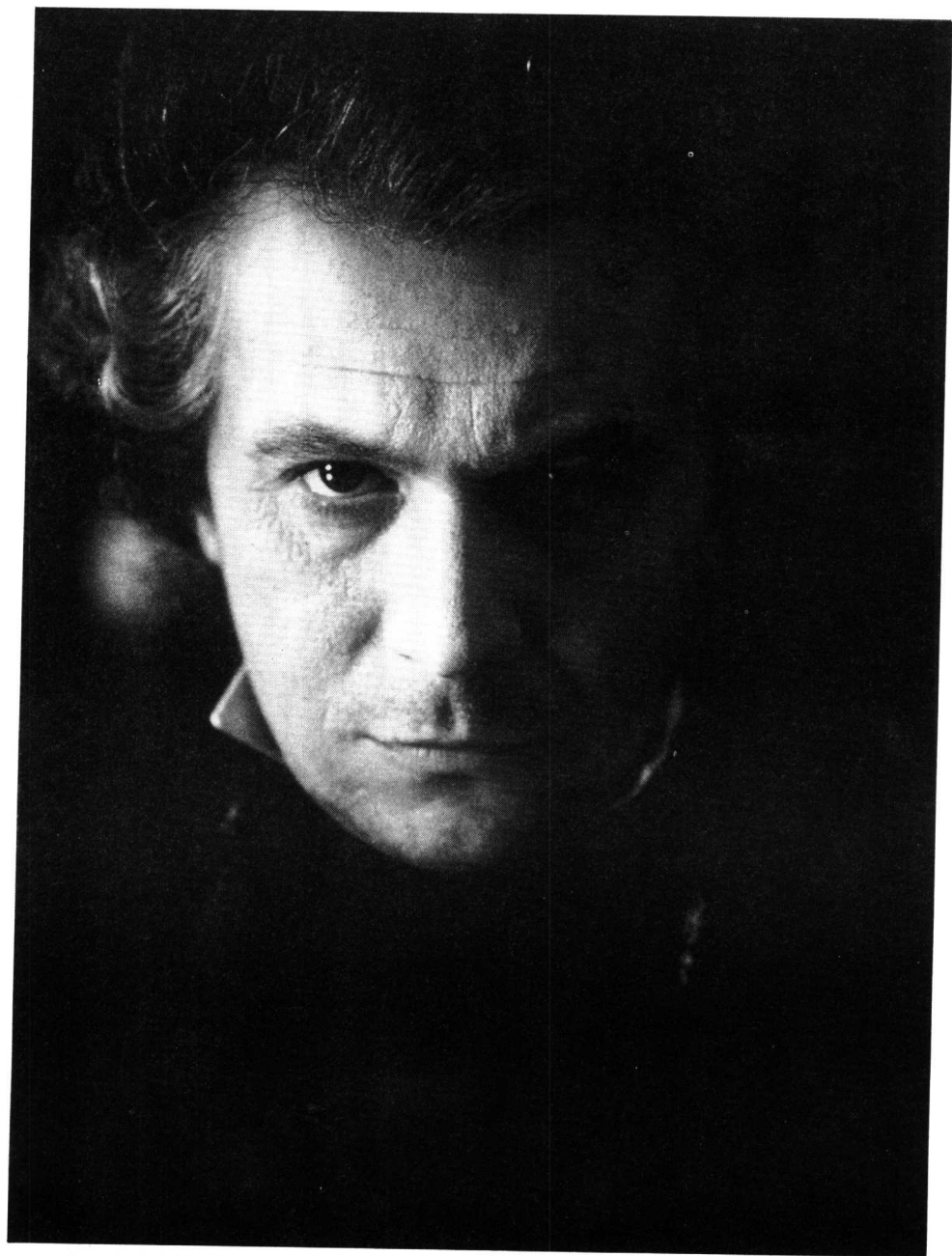
ISBN 957-797-120-2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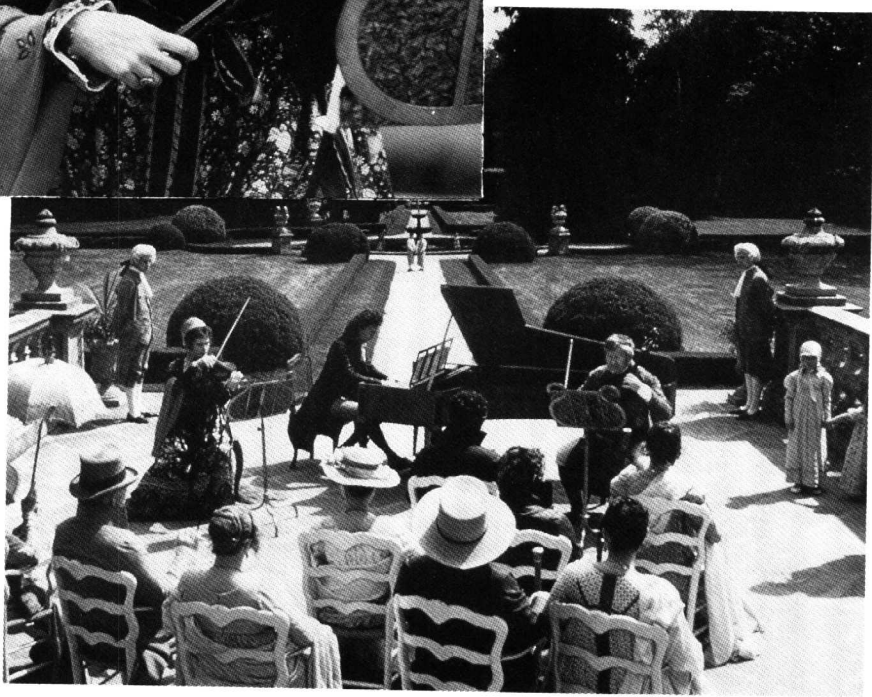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IMMORTAL BELOVED

A Novelization by James Ellison based on a screenplay by Bernard Rose Copyright © 1995 I.B. Finance C.V.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ewmarket Communications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5 by Foremost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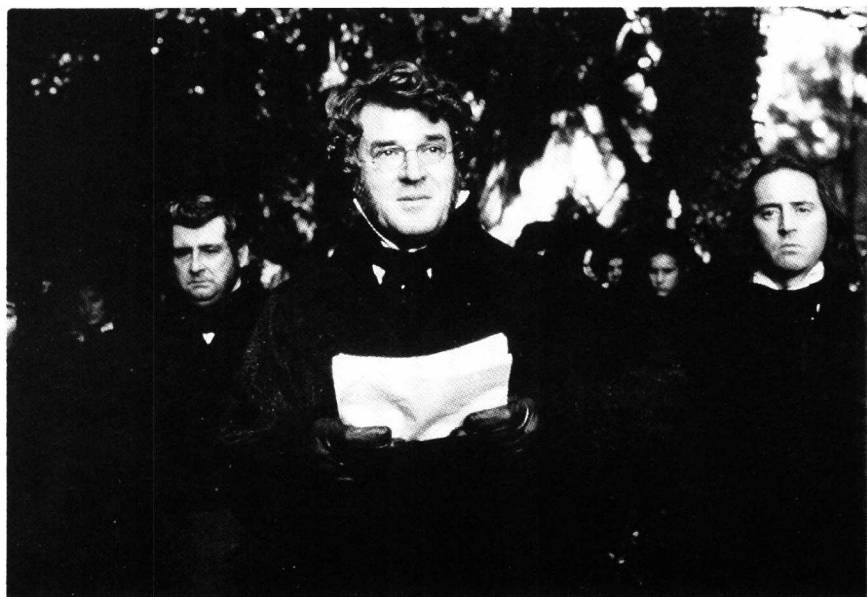




















楔子

臨終前數小時，魯維克·范·貝多芬已陷入彌留狀態，他日益惡化的呼吸狀況這時已呈臨死的乾嘎。他躺在臥房病榻上，小腹腫脹，曾經壯實的體格如今只剩下皮包骨。他那張本就不俊俏的臉龐這會兒有如一張死灰的面紗，遮著一個爲世人景仰但卻知之甚少的靈魂。此刻是下午五點，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打從前一年十二月，他與小弟約翰一場勃谿之後搭乘敞篷馬車返回維也納，就一病未起。他感染了風寒。高燒持續不退。他開始嘔吐，而在世時始終只帶給他病痛的腸子——真的，他相信是腸子毀了他的聽力——更是絞得他痛苦不堪。他雙腳腫脹。隨著黃疸病併發，他的膚色轉爲暗黃。他三度開刀排放腹內的積水。法維奇大夫的草藥全不管用，他的老友義大利醫生馬弗提則要他喝加冰塊的酒。但藥石罔效。待數週之前向金特訂購的上好莫色耳葡萄酒，姍姍運達，貝多芬只說得出：「可惜，可惜……太遲了。」

這是他最後的遺言。

大自然彷彿呼應貝多芬狂暴的性情；他臨終前，屋外的天色提早昏暗，暴風雪

挾著強勁的北風來襲，雪花紛飛。躺在病榻上的貝多芬已不再意識到自己殘敗的軀殼，卻似乎知曉屋外奔狂的暴風雪。一連串閃電照亮夜空，他抬起右手握緊拳頭。彷彿他垂死的視覺猶能從那雙無力的眼瞼內瞥見大自然的震怒正緊緊包裹著他自己的狂憤。但是，他肯定聽不見那隆隆雷聲。這位世上最偉大的作曲家已完全聾了。

許久以前他就已告訴自己：對你而言，世上已不再有快樂，除了從你自己身上，從你的藝術中得到它。由而，他的大半生是沒有愛情的——他的居家生活零亂而破蔽。然而，即使在他臨終之前，他猶篤定地提及一個他曾一度關係親密的女人，一個他聲稱愛她勝於生命，曾為她寫下這句話的女人：迄今如初。

儘管一個多世紀以來世人不斷篩審人選，不過始終不確知她的身份。其中有一個可以確知——這項事實隱抑已久，但如今可以記載於此——在貝多芬臨終之際，她曾來到他的床畔。他稱她為「永遠的愛人」。

妳豈能改變妳完全屬於我——我完全屬於妳的這項事實？哦！主啊，瞧瞧美麗的大自然，順應必然吧。愛情要求完整，而且理當如此；由而，我應與妳同在，妳應與我共生。

這是他許久之前寫的句子。臨終之際，他是否意識到她贖償的現身，世人永遠

不會知道。傍晚六點，在「黑色西班牙之家」這所古老的西班牙僧院三樓他的廂房內，貝多芬辭世。

第一章 書桌內的一封信

安東·辛德勒，這個在貝多芬晚年與他最親近，而且整個心靈奉獻給這位偉人的男子，於葬禮之後數分鐘內奔回「黑色西班牙之家」。儘管他匆匆離開，葬禮依舊壯觀盛大。參加葬禮的人數將近三萬，維也納最上流和下層社會人士皆來向世上最偉大的作曲家致敬。不過，正如一位促狹者所言，維也納人也的確熱中盛大的葬禮。在一個溫煦的春日午后，八名皇家歌劇團的歌者抬著靈柩，唱著《威廉泰爾》中的合唱曲，從他的住處經過一條條街道來到教堂。送葬行列中有許多人手執火炬，同時在低音喇叭伴奏聲中，一支莊嚴的唱詩班演唱他自己作的《求主垂憐曲》。追思禮拜完成之後，貝多芬的遺體陳放在一輛由四匹白馬拉著的堂皇靈車上，移往威廉鎮部區的墓園。他就在那兒入土。

但是靈柩才入土，火炬方熄，辛德勒便立刻擠出人群。他突然焦急起來，心怦怦直跳，額頭冒汗。他憂心即將在「黑色西班牙之家」發生的事；這位身穿深色禮服的莊重男子可說是拔足奔去。上了馬車，他堅持要那名錯愕的車夫揮鞭策馬。一路返回維也納市中心途中，他聆聽著轆轤馬蹄聲應和著他的心跳，他強自鎮定，生